

緣督廬日記鈔

葉昌熾

撰

王季烈

編

①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緣督廬日記鈔/(清)葉昌熾著;王季烈編. —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9

ISBN 978 - 7 - 5013 - 3521 - 3

I. 緣… II. ①葉…②王… III. ①日記—作品集—中國—近代②中國—近代史—史料 IV. I265 K250.6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7)第 126304 號

書名 緣督廬日記鈔(全四冊)

著者 (清)葉昌熾 著 王季烈 編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7號)

發行 010 - 66139745 66175620 66126153

66174391(傳真) 66126156(門市部)

E-mail cbs@nlc.gov.cn(投稿) btsfxb@nlc.gov.cn(郵購)

Website www.nlcpress.com

經銷 新華書店

印刷 北京大興古籍印刷廠

開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張 75

版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書號 ISBN 978 - 7 - 5013 - 3521 - 3 / K · 1537

定價 600 圓

前言

國學這個詞近年來在國內開始走紅，國學研究院、國學研究中心、國學研討班甚至於幼兒國學班都開始出現。好像國學就是一付良藥，可以醫治當今社會的百病。於是又出現了很多所謂的國學大師，有的是自封的，有的是不讀書的人胡亂叫出來的。真正的國學是什麼樣，國學專家應該具備什麼基本素質，恐怕這些人見都沒有見過。反正是炒作吧，就象炒一盤青椒肉絲那樣容易，抓些材料急火猛火炒作一下，國學大師就炒出來了。至於這盤菜需要不需要真材實料，需要不需要文火慢火來炖都不用管了。這種炒作的燃料是媒體，材料則是人們想要一夜致富的心理。感嘆的是現在真正讀書的人少了，國學也就成了一個虛名。中國歷史上的真正國學大師被湮沒的不少，這也正是今天不讀書的人所希望的。很慶幸，北京圖書館出版社重新影印的這部《緣督廬日記抄》倒可以展示真正的國學知識。

二十多年前，我考入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讀碩士。我的指導老師周子美先生，名重一時的版本目錄學家，一見面就拿出『國學基本叢書』中的兩冊《語石》，用濃重的南潯話跟我說，你的碩士論文就研究這個人的學問。我一看，『葉昌熾』。名字有點生疏。雖然我以前曾經跟隨羅君惕教授研習《說文解字》，在漢語大詞典編纂處編《漢語大詞典》，查找古代典籍，接觸了一些古代文化。但是在版本目錄領域中對於葉昌熾這個人有點陌生。於是在周先生的指導下，慢慢地開始做起了葉昌熾研究。不做也罷，等到三年之後，拿出了《葉昌熾研究》的論文，才知道國學的深度。光是通讀一遍葉昌熾的《緣督廬日記》，我就到蘇州圖書館蹲了兩個月。原稿是葉昌熾先生毛筆書寫，一筆不苟，逐日記錄。稿列四十二巨冊，又《昌平日記》單裝一冊，總一百五十餘萬言。這部日記並列中國近代四大日記之一。自同治九年（一八七〇）起至一九一七年葉昌熾逝世之日，幾無一日中輟。全稿第一冊自題：『逝波小記』，工楷謹嚴；漸入壯年，遂變其體，以柳字化之，參以北碑；晚年則臻絕境。惟『隴上紀行』，字迹迥異。據當時我的碩士答辯委員會主任潘景鄭先生告知，乃汪星臺代抄也。細細觀之，尚有二三人與其事。全稿載事甚夥，約可隱括十門：書院試題、藏書掌故、版本鑒別、金石考訂、典籍校讎、官場軼事、變亂見聞（戊戌變法、庚子之變、辛亥革命）、邸抄實錄、讀書札記、輿地紀行。內容翔實，考訂嚴密，而且均為第一手資料。實為晚清四十

餘年學術政治之琳琅玕珠。

葉昌熾，字鞠裳，號緣督，生於一八四九年，卒於一九一七年。葉氏爲蘇州人，少時肄業於蘇州正誼書院。說起這個書院，在近代教育史上赫赫有名，可稱真正的國學重鎮。清末乾嘉學派興起國學熱，學者重考證，專訓詁，尤以經學研究爲治學之本。出現了以惠棟、戴震領銜的經學考據流派，直到後來的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的段王之學，更將清代的樸學學風引爲一個時代的讀書風氣。但是當時仍存在重經輕史的風氣，引來一代學人的譏嘲，江藩的《漢學師承記》中嘆道：「自惠戴之學盛行於世，天下學者但治古經，略涉三史。三史以下，茫然不知，得謂之通儒乎？」可見當時並無國學之名，只是強調『通儒』。當時的蘇州也成爲培養通儒的中心，人才薈萃，門派紛起。清末蘇州有兩大書院影響和啓迪了後代的國學：紫陽書院和正誼書院。紫陽書院由俞樾主講，正誼書院則由馮桂芬主講，培養出一大批在後代有影響力的學者，例如吳大澂、陸潤庠、潘祖蔭、繆荃孫等人。在這兩個書院中已經開始糾正了江藩所說的重經輕史的風氣，在版本校讎方面猶見長。並且將版本目錄之學提昇到小學基本知識的高度。葉昌熾也就是朝著通儒的方向成爲著名的學者。

在日記中，葉昌熾每讀一書，必記錄其內容以及體會。從中我們可以看到，葉昌熾治學無書不讀，尤好碑版目錄之學，兼通小學，善做詞章。而數次爲當地鄉梓編撰方

志，又廣搜桑梓文獻、歷朝典故，學問爲之大開。『同治庚午……（昌熾）方銳意於詞章，爲文力追漢魏，唐以後不屑學。治漢儒經說，旁及金石目錄考訂之學，孟晉超群，其願彌宏。』（吳鬱生《緣督廬日記抄·序》）

除此之外，葉氏還記載了很多珍貴的史料，除了他親眼目睹清末三大事變，戊戌變法，庚子拳變以及辛亥革命之外，尤可注意的是他與敦煌藏經洞文獻的關係。早在斯坦因到達敦煌巧取豪奪敦煌文獻之前，藏經洞的文獻經卷佛像已經流出，在西北的官宦手中賞玩。昌熾在日記中均有記載。其時昌熾爲甘肅學政，巡學到酒泉附近，遺憾的是由於當時的交通極爲不便，昌熾又體弱多病，沒有親到敦煌一觀。以昌熾的學術功力以及對於中國古代文物的辨識力，假以時日，昌熾必能救敦煌寶藏於中土，不致被西人載去。當時的酒泉縣令將王道士送去的幾幅佛像經卷，送了些許給昌熾。昌熾考訂爲唐代卷子，並收藏多年，在他逝世之後流出。更令人汗顏的是，一九一六年，昌熾卸任之後，爲嘉業堂劉承幹校讎宋本四史，法國人伯希和竟公然携敦煌文獻到上海，邀國中名士同觀。時張元濟邀昌熾同宴會伯希和，昌熾見到這些文字，慨嘆未能親自到敦煌，『如能捷足而登，敦煌之寶藏不至爲外人賄購而去矣。』這是中國人心中的痛。近來學者對昌熾也有批評聲。是耶非耶，有待學者客觀評定。

《緣督廬日記抄》來自於手稿本《緣督廬日記》。葉昌熾先生謝世前有遺言，手稿

本付潘仲午，盼有一日刊行於世。仲午逝，付汪星臺，星臺歿則歸潘博山、潘景鄭二先生。兩兄弟爲使日記廣爲流傳，委托王君九輯錄，歷四載而成《緣督廬日記抄》十六卷，約六十萬言，付蟬隱廬石印數百部，刊行於世。手稿本則於一九四七年由潘景鄭先生捐給蘇州圖書館珍藏。

今手稿本已影印出版，數百萬字，保存了歷史典籍却不利一般讀者閱讀。今年三月，北京圖書館出版社賈貴榮老師訪問洛杉磯，我們座談中談及此書多年來沒有與讀者見面，深以爲憾。賈老師回京後即安排印製計劃，不久竟出版。國學有續，後學有幸。正如人謂：『創作文字一日不滅，此書必永存天壤。』信然。

吳琦幸

二〇〇七年七月七日於上海北虹旅次

緣督廬日記鈔

緣替廬日記

蟬一



癸酉孟夏心葵屬
上海蟬隱廬印行

總目錄

第一冊

前言	一
緣督廬日記抄序	一
緣督廬日記抄目錄	七
卷一 同治九年至光緒三年（一八七〇——一八七七）	九
卷二 光緒四年至九年（一八七八——一八八三）	一七七
卷三 光緒十年至十一年（一八八四——一八八五）	二九三
卷四 光緒十二年至十三年（一八八六——一八八七）	四一九

第二冊

卷五 光緒十四年至十五年（一八八八——一八八九）	一
--------------------------	---

卷六	光緒十六年至十九年（一八九〇——一八九三）	一四三
卷七	光緒二十年至二十四年（一八九四——八九八）	二七九
卷八	光緒二十五年至二十六年（一八九九——九〇〇）	四四三

第三冊

卷九	光緒二十七年（一九〇一）	一
卷十	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	七三
卷十一	光緒二十九年至三十年（一九〇三——一九〇四）	二四一
卷十二	光緒三十一年至三十二年（一九〇五——一九〇六）	三九七

第四冊

卷十三	光緒三十三年至宣統元年（一九〇七——一九〇九）	一
卷十四	宣統二年至民國元年（一九一〇——一九一二）	一五一
卷十五	民國二年至四年（一九一三——一九一五）	二九九
卷十六	民國五年至六年（一九一六——一九一七）	四五七

第一冊目錄

前言		一
緣督廬日記抄序		一
緣督廬日記抄目錄		七
卷一 同治九年至光緒三年（一八七〇——一八七七）		九
卷二 光緒四年至九年（一八七八——一八八三）		一七七
卷三 光緒十年至十一年（一八八四——一八八五）		二九三
卷四 光緒十二年至十三年（一八八六——一八八七）		四一九

緣督廬日記抄序

同治庚午余從怡雲朱先生游居正誼書院緣督葉君時過先生齋以文字相質正余始得識君于時郡城士以文學名者嵩隱王君渭漁袁君及君而三余與王君有戚誼而兄事袁君君長余五歲方銳意治詞章為文力追漢魏唐以後不屑學余既已心欽之君旋佐馮林一先生修郡志居盤溪志局與潘堯侯管申季蒿隱渭漁諸公相砥厲治漢儒經說旁及金石目錄考訂之學孟晉超羣其願彌宏余雖日侍師門自媿望塵莫及矣君以光緒丙子舉於鄉譽望日隆潘文勤吳憲齋汪帥亭諸先輩爭相延致顧以弟亡母老或屢聘不就或甫就即歸蓋篤內行而澹榮利故甯家居盡菽水歡不願絕裾以赴功名也已丑入詞館同官京朝余與君蹤跡始日密君不通聲氣不驚時名

閉戶著書無異寒素酷嗜金石文字山巖屋壁斷楮殘拓珍如性命以余有同好時有會合語不及他嘗喟然曰搜求半世以視青浦陽湖所著錄顧不逮其六七信哉古人不易及迨余視蜀學君赴隴輶兩省石墨時以郵筒相遞贈丙午以後政局日新君任滿告歸遂不復出辛亥之變余遯跡青島君假館滬濱每歸省松楸必過君齋則猶丹鉛不輟余謂著書難本朝嘉道後人則更難獨君之藏書紀事語石二編乃二百數十年間無人薈萃之創作文字一日不滅此書必永存天壤君亦可稍自暇逸矣君雖歛然而心喜余為知己也孰意不數月而君遽棄此世耶此日記乃蒿隱農部之子君九從君手稿錄出始庚午即余識君之歲終丁巳則與君永訣之秋也其間所記春明舊事皆與余共海王閱肆清秘論文賞析之歡憲憲在目蒿隱中

道卒著述無多有賢子能傳家學朱先生以老壽終僅遺文一編余識而刊之渭漁成進士觀政比部旋卒著書亦未成獨與君相聚最久晚遭患難意契益篤今展此手記則君亦墓木成林可勝慨歟昔亭林顧氏揭兩言為士則曰博學於文行己有恥如君者殆可無媿斯言君觀人論事皆具卓識記中於戊戌知新舊水火之爭將啓陽九元黃之禍於乙巳斷言督撫中項城不足恃惟文忠公升允為社稷臣其燭照若著龜惜乎君之僅以文學見也剗剗既竟君九丐序於余因書此以應之歲在重光協洽仲秋之月既望鈍叟吳郁生序於青島寓樓時年七十有八

緣督廬日記為我年文葉鞠裳侍講之遺稿經始於同治庚午閏十月十三日絕筆於丁巳九月十五日即其易簣之前七日